

纪念在缪斯怀抱中流尽最后

一滴血泪的英年才子

十位早逝作家名篇珍藏

路遥

周克芹

莫应丰

邹志安

鲍昌



方之

祝兴义

姜天民

王振武

王毅

9 247
51

纪念那些在缪斯的怀抱中
流尽最后一滴血泪的英年才子

绝唱

十位早逝作家名作珍藏

中卷

野莽 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唱:十位早逝作家名篇珍藏/野莽·主编 —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10

ISBN 7-5071-0309-9

I. 绝… I. 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95)第 17724 号

绝 唱

野莽·主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编 100037)

新华书店发行

保定燕龙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51

字数:100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199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55.80 元(全三册)

生命的绝唱

野 莽

在距离二十一世纪尚剩最后五年的今天,中国新时期的高雅文学似乎是一道最后的圣餐,它以其充满悲壮色彩的鲜美和丰盛,沐浴着世纪末的夕阳被端进为商品所围困的文化竹园。这时候,与时代同步的名篇佳作纷纷被编入文学选本,披戴着竞相媲美的华丽包装,变换出层出不穷的名堂花样,冠以或精品大系或系列丛书,或各类中国式的流派和主义的头衔,走进在精彩的世界中绕了一圈儿之后又重新回到文学园中的、高雅文学的阅读者和收藏家们的视野。恍然如一夜春来,它们奇迹一般突破了风靡一时的武侠、侦破、艳情、传奇等成人童话和媚俗故事的重围,以一种久违了的复苏花帝的儒雅风度再领风骚。

但是阅尽了不计其数的各种选本之后,我们不禁生出一丝遗憾之情。目光四射的编辑出版家们高举照耀的火炬,宁可不厌其烦地摘取那些屹立在当今文坛的幸运者头上那已被千百万人抚摸的花环,而遗忘了那些更早的时候也如此风光地占领过文坛,现在却再也站不起来的不幸者。因为他们永远地倒下了,流完了最后一滴痴情的血泪,他们永远地倒在了自己亲吻过的土地上,倒在了缪斯女神的怀抱之中。

我们将为文坛弥补这个遗憾。这部三卷本一百万字的《绝唱》，就是从浩如烟海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精心选出的四十部优秀中短篇小说的精华本。这些小说出自十位英年早逝的天才作家之手。他们以自己横溢的创作才华，深刻的人生体验，沉重的社会忧思，独具的审美价值，越过森林般的同代作家，先后夺得了全国优秀作品奖和茅盾文学奖的桂冠，在此之后，正待将毕生的积累写成更为伟大的作品，然而生命，负载超重的生命却在一个黄金季节里制止了他们匆匆的步履。他们大多逝于年介不惑与天命之间，其中最为年少的只有三十九岁。我们之所以将本书冠名《绝唱》，乃是既明示着本书的作者们因其生命的缘故业已封笔，以上作品恰似杜鹃喋血，同时也暗暗地希望书中的作品因其文学的价值而将影响久远，以至千古流传。

与今日流派纷呈主义代起的文学现象相比，本书的作者们各自选定的创作原则居然如此同轨，即在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旗帜之下，将笔触伸向最能代表社会本质和时代特征的生活的最底层，去揭示民族的劣根，历史的灾难，人类的生存和命运，当然也包括他们在种种厄运之下所表现出的纯真美好的理想，和顽强坚贞的爱情。他们胸藏实感，溢情于笔，叙述手法或古朴诚拙，如出土地，出山石，出秋天的庄稼以及庄稼人结茧的老手；或水灵鲜活，如出轻风，出小溪，出林中的朝露以及朝露般含羞的村姑，不板面孔，不媚世俗，不弄玄虚，更无阿谀奉迎之态娇柔造作之气，却以生活的天然音响和颜色，淡淡文字所到，无不令人唏嘘感叹，拍案悲哭。

读罢作品再翻开他们的人生档案，人们更会掩卷愕然，十位作家的生平相伴着中国历史的某个阶段，竟是带着各自的

疮痍,不约而同地历尽坎坷,有爬越过历史壕沟的五十年代年纪最轻的右派,有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六十年代学龄最短的知青,有黄土地上的种田娃,有淮河岸边的逃婚者,有曾经被打成黑帮并终身未娶的江城处子。当悲剧的历史循着左方绕过一个大湾而回归正常之后,这些不守本分,险些为时代所无情埋没的游击战士,立刻选择了文学作为武器,呐喊着冲上了刚刚复苏的文坛。

生活的苦难历程所导致的人生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决定了他们作品的悲怆、激愤、深沉而凝重的基调,无论是直面社会的写实,还是充满理想的描绘;也无论是寓意动物的比拟,还是跳至远古的虚构,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和形式,都始终不曾掩盖他们对于人类命运的忧思。人们即使无暇把收入本书的作品一一进行剖析,仅通过书中那些脍炙人口的,带着某种警世意味,并且带着某种生命预兆的篇名,譬如《人生》,譬如《秋之感》,譬如《生命闪过刃口》,譬如其它更多的篇章,人们自会读出,它们原是他们蘸着自己的鲜血,用生命写出的心声。我们相信这些昔日曾经催下过多少人的伤心泪水,曾经激发过多少人的肺腑之叹的作品,以它不灭的光彩和不朽的魅力,依然和越发会照耀着,吸引着每一位今天的读者。

过于坎坷的生活遭遇,过于焦虑的心灵呼唤,过于激烈的人生态度,尤其是过于执著的文学追求,不可挽回地决定了这十位作家过于短暂的肉体生命。他们的早逝使热爱生活的广大读者痛失知己,使关注现实的文学创作蒙受损失,使日渐精彩的中国文坛深为遗憾。他们的早逝不仅是一种生命的和社会的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的现象,它让善于哲思的人们将哀悼的目光投向他们的伟大先躯,天才而无畏的早逝者鲁迅。

从逝者的亲人和文坛好友替他们整理出来的他们生前遗下的札记中，透过那些字体匆忙的字句，可以看到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线阳光里，仍然沉醉于文学的营造。我们惋叹，尤生敬仰，选编这三卷《绝唱》，李商隐的绝唱之句在冥冥中悄然吟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而我们认为这部书的问世，恰是他们的一捧绵绵无尽的丝，一掬涸涸不干的泪。它的故事将和生活一样常新，它的主人公将和作者一道永恒。

当浩劫之后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到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奠祭他们这十位为之献身的文坛英烈。逝者是不幸的。逝者如斯夫。然而为逝者的汗血汨汨地灌溉过，并因此而充满了生命之活力的文学是有幸的，这也正是逝者的九泉含笑之愿。如果——我们翼翼地祝愿——这三卷特别的选本能够到达读者手中，并且继而进入读者的心中，如果有可能使别具慧眼、情有独钟的读者心灵为之震动，情性为之激发，思想为之启迪的话，这将是我们怀揣以上宗旨的编者，感到莫大安慰和至高鼓励的一件幸事。

在本序结束的时候，我们不能忘了感激为本书的编者提供资料的热诚之士，如中国外文局图书馆的陈燕小姐，《求是》杂志社资料馆的馆长徐传良先生。更有本书已逝作者之一姜天民、王振武生前的师长和朋友，《今日名流》杂志社的副主编吴芸真女士，受我之托又辗转托人，从千里之外的江城寄来了作者久已散失的候选作品，我们尤觉一个谢字不尽达意。特别不能忘了的是军艺女学生娟娟小姐，在毕业前来我社的实习期间，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本书的编校工作。我们把她的富有神话色彩的美丽名字写在责任编辑一栏，作为唯一的纪念。

95·7·20日。听风楼

中卷 中篇小说

生命的绝唱(总序)	野 莽	I
秋之惑	周克芹	1
惊心动魄的一幕	路 遥	125
儿子长大以后	祝兴义	215
鹿山之谜	莫应丰	310
小镇上的年轻人	姜天民	421

周克芹(1936——1990),四川简阳人。中共党员。1958年成都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历任生产队长、会计、区干部、技术员、作协四川分会专业创作员。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作协四川分会副主席。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短篇小说《山月不知心里事》、《勿忘草》、《绿肥红瘦》、《人生一站》、《雨中的愉悦》、《晚霞》(其中《山月不知心里事》、《勿忘草》获1980年、1981年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果园的主人》、《秋之惑》,中短篇小说集《二丫和落魄秀才》、《周克芹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石家兄妹》,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获首届茅盾文学奖)。

秋之惑

周克芹

第一章

日子去了又来了。

尤家山江家的果园经过两年的折腾，到底还是兴旺起来了。

这一年——一九八七年——春天的雨水来得好，坐果密，夏天有一点小旱，不算啥，抽水机日夜不停地开动着，顺顺利利不见半点灾情。相反，由于阳光充足，又不渴水，果实长得快，皮色油绿青葱。当秋天开始的时候，浓雾和秋阳给果园增添了星星点点的黄色——在枝叶的笼罩之中。随后，又一阵干燥的秋风吹过，累累的果实终于露出脸来：演化黄色的橙，赤红色的橘，被绿叶簇拥着出现在主人眼前。

而主人一家，早已望眼欲穿。

仿佛是大自然的神工妙笔，神秘地、恰到好处地绘制出这

座丰盈秀丽的果园。它好像不是真实的果园，倒像是人心中想出来的。

而江家的男人和女人们为此付出的汗水和眼泪呢？还有钱财，以及比钱财更可宝贵的东西呢？在这即将丰收的时刻，在这就要获得报偿的时候，好像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似的……人哪！既能记忆，也能遗忘。

然而，遗忘也许是一种更深刻的记忆。被遗忘了的，会在偶然的时候，在欢乐时，或在悲痛时，或在睡梦中，从心的深处泛滥开来，那时，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喜悦藏在江路生的浓眉底下。

这个强壮的红脸汉子，在春天里害过一场大病。他活了五十五岁，就只这一场灾星没有躲过去。人说是，不常得病的人，要是得了病，定是不轻，不死也要脱层皮。江路生在县医院躺了半个月，心上挂着家务而提前出院，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元气。人家说，是劳累过度。亲朋、邻居们明知不可能，但还是想说服他歇一歇，别把摊子铺得太大，有一个果园就够辛苦的了，还经营粉坊干啥，不如停了。“钱都挣得完么？万事不能太‘过’。”他们这样劝说。他听着，淡淡地一笑，不作回答，看上去像苦笑。他心中明镜似的：粉坊当然是不能停业的，要是停了，这么多的猪怎么养得起！要不养这么多猪，果园的肥料哪儿来！全用化肥么？哪有那么多钱去买！心里极明白，累还得累，粉坊是绝不可以停的——更何况，那个背叛了江家的技术员华良玉和他新婚的妻子尤金菊，曾经争夺过这个果园，至今还对这个果园虎视眈眈呢！他们争不去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他们的没开粉坊、没养猪、没有肥料保证么？凭着这一条，尤家山几十

户人家，谁也没能耐、没本事，把这个眼见就要赚大钱、而且前途无限的果园从江路生手中夺了去！谁也没有胆量和实力来承包这座果园，道理是极其简单明白的。所以不能“歇一歇”，还得起早睡晚地干……他也感到累，可还得硬挺着！

江路生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深刻地意识到：他硬硬朗朗地活着的重要性。

不知不觉中，他变得敏感了，狡黠了。这个生活在穷乡僻壤、脚步不曾走过比县城更远的世界的庄稼汉子，居然像个历史上的大人物，像那些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帝王那样，对异邦敌国，至到对自己的臣民隐瞒着自己健康状况正在恶化的实情，既避免外敌有乘机进犯的可能，同时也坚定臣民们安居乐业发展经济的信心。整半年，他不再去求医问药，每天他依然是天不明就离开被窝，午饭前完成他粉坊里的作业。整个漫长的下午，除偶尔帮助妻子扫扫猪圈，多半的时光就消磨在果园里了。

果实一天天长大，果园的色彩一天与一天不同，像无数晶亮的星星布满深蓝的夜空。果园丰收在望。江路生把喜悦藏起来。他一遍又一遍地计算帐目收支上的事。他没有帐本，但全部的帐目在他心里记着。他默然地、用最原始的方法预测果园的产量（就差没有一个一个地数，因为那根本无法数得清。他近来特别地关心本地和外地柑桔的行情。他知道，眼前这景象，按最倒霉的行情，除了全部开销，赚项仍是大大的，如果今年行情大涨，利润就可观了。但不敢妄想，他对自己告诫。

这些天，来过几个“包园子”的大买主。他们都是城里的水果贩子，这些人鼻子特别的灵，脚板特别的勤，他们围绕园子走几圈，出的价钱一个比一个高。江路生心里痒痒的，差一点

就要和人家拍板成交了。

没有把买卖做成。不是因为他心重，想再熬个好价钱。他不心重。是二丫不同意。

二丫没有说她不同意，只是没有说同意。这是二丫的方式。江路生懂得女儿这种表态的方式。他通常总是依着她。这个有心计的女子实际上是江家的主心骨。自从两年前那一场风云突变，华良玉背信弃义离开江家后，二丫实际上成了江家的精神支柱。在那一场事变中，江家受害最大的莫过于二丫了，她却终于挺了过来。那其中的苦楚做父母的当然深知，所以家中一应大事，都由她做主，而正是由她做主，江家的事业才没有败落，才兴旺发达，继续维持着尤家山首户的地位。

但是，面对即将开始的收成，江路生到底按捺不住想知道二丫的主意。

父女俩谈话议事只有在晚饭桌上进行。别的时间各自忙着做事。中午和早晨吃饭也难得聚在一起，二丫总是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匆匆忙忙吃，晚饭时候则清闲一点，二丫她娘草草地吃完就忙着把二丫怀中的孩子抱过手，到屋外去。而这时，二丫的丈夫李祥忠也放下碗筷上山守园子去了。

江路生看着二丫，见她满脸瘦乏的样子，便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二丫看得明白，说：

“爹，你是想说卖园子的事吧？”

“是呀！我看……价钱合适就下吧，早出手比晚出手强。”

“爹听到人家说啥了？”

“说啥？”

“你不会没听说吧，”二丫露出一丝苦笑，“今年收成好，价

钱也看涨，大家找尤表叔提出要叫我们增加上缴……”

“这个，去年不也提过么？有合同在手上，他们白提！”

“话是这么说，有合同……可今年收下来，合同就满期了……”

“满期了再订。谁家还能争了去？他们有这条件么？”

“唉！”二丫一声长叹。

她爹忙说：“你累，歇去吧。”

这时她娘抱着孩子进屋来。二丫说：“娘，明天摘些果子送人，去年送左邻右舍，今年全队各家各户都送上十斤八斤……唉，家家都有小孩子，给大家尝个新鲜吧。”

江路生愣了一下：“要送也不必各家都送嘛……”

二丫好像没听见他的话。她接着自己的话说：

“卖园子的事，我看得卖给供销社，少得几个钱也行，这样，续订合同的时候，上边才有人帮我们说话……如果卖给了贩子，那就难说了……”

江路生拍着脑袋：“我咋没想到这一层呢？”

为娘的忙说：“二丫说得对。做事不兴做到尽头上，如今人家都望着，恨不得把园子夺了去。要是真夺了去，这几年的辛苦不就白费了么？”

二丫不再说什么。

难得的一次谈话，通常都是如此简短、如此的事务性，这个超负荷运转的“万元户”，名声在外，却仿佛不再是一个家庭，而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在这个“单位”里，人人都很忙、很努力，也很疲乏。语言变得枯燥乏味。很多时候，已不需要语言，人人都按着一定的分工各自干活，配合默契，从早到晚，日复一日。

这会儿，二丫回房给孩子洗澡。然后将他哄睡。孩子睡熟以后，她自己又洗澡。当姑娘时，无论多忙，也从不得累，睡前习惯看几页小说，那时，华良玉在江家，凡是华良玉看过的书，二丫总要看一遍……如今，全然没有那种忙中偷闲的享受了。

婚姻带给二丫的礼物只有一件：疲倦。

她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疲倦。结婚才两年，她现在才二十四岁，可她觉得自己已经相当的苍老了。像一朵还没有正式开放的花过早地凋谢了。

身子消瘦，皮肤松弛。从前结实而丰满的胴体已不复存在……她慢慢往身上浇水……每当这种时候，一些似乎相当遥远的记忆就会浮上心来。缅怀往事，只觉去日苦多。为了家族的荣誉，仇恨蒙蔽了双眼，是她亲手毁灭了自己的幸福。但是不怨谁，也不怨自己。时光洗去了几多尘雾，她已不恨那个华良玉，但她恨着尤金菊，这恨，恐怕是今生不解了……

奇怪的是，她对自己的婚姻没有任何印象。什么新婚，什么蜜月，怀孕、分娩，这一切都是事务性的。农村的女人，哪个不是这样进行着她的人生？然而，有时候，她又感觉自己是不幸的，她甚至不如大丫，大丫带着她的安徽男人和孩子回来时，浑身洋溢着幸福的光彩，在家住十天，没有哪一天不听见大丫的笑声。

如果生活能够重复一遍，一切能够重新开始，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二丫做了母亲，也不曾感到初为人母的乐趣。她洗完澡以后侧身躺在床上，望着身旁这个白生生的肉蛋蛋。这就是她的儿子，这个不请自来的儿子……全家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事情,当这个陌生的小生命撞进二丫的生活,当她确信自己是怀上了的时候,那一刻真是天塌地陷般的绝望。然而,为着江家的利益,为着果园,她不能不接受不幸的婚姻。这很不公平。是不公平。每当想到这个,二丫就不免忿忿然。但是,做了母亲的女子,她可以不爱她的丈夫,却本能地无法不牵挂她的儿子。舐犊之情也是一种爱;如果说这不是爱,又能是什么呢?有的人求神拜佛,祷告上苍赐予一个儿子而不能,可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出现对于二丫却是这般的无从拒绝。是喜,还是悲?真是难以诉说……儿子半岁多了,二丫仍觉他相当陌生。她侧身躺着,将手臂枕在头下,出神地望着身旁熟睡的儿子,木木地回想着一些事情。

那个名叫李祥忠的二十八岁的青年,经人介绍来到尤家山江路生家里帮工。那时候,由于华良玉的辞工,而使江家陷入悲愤之中。春天开始,果园急待管理,一切都显得茫无头绪。二丫在果园干活,她拚命地从书本上学习技术,她松土、施肥、修剪,决心干出个样子,让人们——主要是让自己——知道,江家的果园没有华良玉也能弄得十分出色。

李祥忠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二丫的注意,虽然这个中等身材、壮实得像头牛一样的男子,在劳动上是一把好手,但他显然相当笨拙,不懂得修剪的技术,他需要在二丫的指导下干活。这个汉子整天沉默寡言,只会说:“是。”是两年的劳教队的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呢,还是他原本就是这么一个木讷呆滞的汉子?没有人去研究这个问题,更不曾引起过二丫对他的注意,反正,他像个影子似的生活在江家,干活、吃饭、夜晚守园子。他和江家的邻居们也不往来,甚至不说话,他忍受着江家瞎眼老爷子的最刻毒的唾骂和训斥,只当不曾听见。尤队

长时不时地来江家吃喝，或到果园里走走，他在尤队长面前，把脑袋埋得更低，惹得尤队长对江路生抱怨：“妈的，那小子像个犯人！”江路生解释道：“他是犯过错，那是作风问题，没听说过犯有别的事，乡上那个炊事员老李给我介绍的，人家保证过。”尤队长似信非信地说：“保证过么？保证什么呀？”“唉，没办法呀！我缺人手干活路呀！这个人干活还不错，能挑二百斤担子，从不多言多语，还懂得一点园子里的技术活。将就叫他干着吧，今年干过，若是找得到更好的，再换……”

江路生怀念华良玉。但他不愿说出这心中的隐痛：华良玉和尤金菊结婚以后，包下了毗邻的一座荒山，正在开辟果园、栽果树苗，干得热火朝天呢。……他暗中观察李祥忠，在他看来，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庄稼人嘛，干活勤快、舍得累、晓得节俭，就是好样的。李祥忠晓得节俭，头两个月的工钱他也没领，他对“老板”说：“存在你手上吧，钱现在没啥用场。”他的确没啥用场，他不抽烟，酒呢，喝一点，江家有的是酒，晚饭时候，江路生和他都喝一点。

进入阴历的三月。浓浓的油菜花香飘过之后，柑桔树纷纷开花，小小的白色花朵躲藏在新抽的绿叶背后，散发出清新的香气。阳光已经很暖和，暖和得使人困倦。这天下午，二丫在果园里刨土，像往常一样，很累的时候，她就来到窝棚旁边，坐在阴凉处休息片刻，她太疲倦，不知怎么的就睡着了。蜜蜂在近处嗡嗡地飞着，柑桔花香直透心肺，春风轻轻拂着汗湿的脊背，她觉得自己正在进入一种迷茫的梦境，而还未深入时，突然醒了过来，睁开眼睛，正如她刚才在梦的门槛上徘徊时产生的预感一样，李祥忠站在她面前，站得这样近，以至闻得着他身上的汗味。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二丫本能地抻一抻单薄的衣